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三十四回 柏載厚立志修心 申孝思正言訓姪

話說仙訓令眾人少歇，眾人聞之，下壇靜坐。李金華將已往乩語仔細翻閱一遍，亦有不能釋然者。然此時何敢多言，遂想著上壇之時，再行叩問。不多一時，眾人同上壇拜叩，仍是王慶二人扶乩。少擊了一時，乩雲：

柏福堂既有醒世之心，道人曷勝欣喜。統觀斯世，風俗澆漓，日習千巧。然巧更莫過於百工。工固宜巧，巧而忘真，則非矣。巧既不真，則巧反有不如拙者。拙而能真，則拙更有勝於巧者。工乎工乎，何其不工若是也！道人憫之，爰作歌以勸曰：

海外人出紅塵逍遙洞中，為什麼反有心悲憫世情？
世間人你為何不敦義理，一派的假氣象胡弄西東？
既然是學藝業生財餬口，你就該盡孝弟普尚肫誠。
不肫誠雖然得些鬚生意，只怕你不久遠有始無終。
你所作巧手段皆難久遠，悖入者必悖出那有後成。
百工內弊甚多難以枚舉，略說出三兩條爾等聽明。
想人生養身者莫若飲食，即在這庖廚中說與你聽。
有稻梁黍稷天地生就，你為何拋放他糞土還輕？
菲飲食古帝王尚且如此，你為何施毒手慘害生靈？
雖然說他不吃你必不幸，你不幸他焉得吞入腹中？
自古道君無故不傷牛命，有大夫他無故難害羊牲。
為士者苟無故犬豕不害，庶人們倘無故豈可殺生。
雖有故偶殺生庖廚須遠，為的是兩耳中怕聞其聲。
有君子他既然心存不忍，你那裡親其事怎不傷情？
儒道中原有此正大道理，並非是拿佛法勸你奉行。
更有那一宗人手藝甚巧，翦綾羅與綢緞為人裁縫。
將細料剪個碎毫不愛惜，大裁小長截短一點不疼。
好歹的挪出點綾羅綢緞，偷出來藏在那自己箱中。
人不知他還說鬼也不曉，人若是看得出他會應承。
這裡頭積累的銀錢不少，那知道暗地裡罪業非輕。
就是那織造人罪也不小，巧花樣哄世人個個不明。
真與假鬧得個分毫難辨，買了去不久穿盡是窟窿。
天生就蠶吐絲非同容易，你為何作踐著疼也不疼。
泥水匠修房屋弊病非小，修房主待承他莫失調停。
倘若是有些錯甚屬不緊，他居然壞心術鎮壓無情。
如不然泥不勻房基不固，各處裡不留心總難老成。
耍手藝不妥實還不當緊，滿心裡生邪想天理不容。
百工內不止此難以說盡，無非是假亂真罪犯無明。
有如那金銀匠利錢不小，不知足他還得往裡攙銅。
銅匠人銅攙銅銅不一樣，鐵匠人鐵攙鐵鐵有數宗。
歹物件竟能賣好的錢價，好物件竟被那歹的蒙朧。
玉石匠拿著些真正貨，珠寶匠拿著些琉璃假充。
吾一言怎能說萬人手段，總勸你免了假現出真形。
吾就是多說些老生常語，又焉得教你們一一聽明。
倘若是不能聽便成閒話，勞筆墨費紙張吾也心疼。
這幾句粗俗語若能行世，百工內一個個盡成神靈。

凡為百工，習正經營，安分守己，自有福星。勿弄機巧，勿壞心行，勿使攙雜，勿使斜橫。欺人雖易，難味神明。欲造福厚，皆憑道生。倘猶不悟，一味混爭，生遭疾苦，死受冥刑。遵依歌訓，聽鐘聲，自了自病，各發真誠，千奇百變不昧虛靈。善哉，工人，堪證三乘。

短歌一則，諸生當筆削之。道人非精於文字者。此時眾人盡推不敢。

乩雲：「諸生何其迂也。道人雖為仙，亦不過此身耳，而學問與人同。諸生莫以道人介意可。」以為我呂祖師若日，吾雖上登仙班，實從儒道修身中來。不外讀書明理，存真去妄而已。即今之度世立訓，以庸言警人。亦不敢立異以鳴高，以明性外無道，道外無人也。諸生由希聖希賢，從而學仙學佛。三教歸一，自無差別，不難臻無上菩提矣。

李金華叩頭道：「上真之訓，實同金石。但所謂慈悲清淨之同於孝弟者，尚求指破。」

乩雲：「慈者，慈心也。慈心無他，孝而已矣。悲者，非心也。不敢自是其心，是為非心。既不敢自是，尚有不弟者乎？此慈悲之同於孝弟也。清莫清於水之源，既清矣，則水源必追而不忘。淨莫淨於天上月。月乃不與日爭光，既淨矣，則爭心必退而不留，此清淨之同於孝弟也。諸生細推大意，即能豁然，柏福堂亦識得此旨否？」答雲不知。

乩雲：「爾識得真假否？」答雲：「不敢言知，亦不敢故陷假中。」

乩雲：「真假之在外者易知，真假之在內者難明。爾誠有可取處，可將內之真假詳辨而篤行之。」

答雲：「內之真為何物？假為何物？叩求明白指示，以便遵行。」

乩雲：「真者，心也；假者，亦心也。將此二心分開，自然辨得真假。至辨明之時，不使假亂其真，則真日長而假日消矣。總得時時有克己工夫，此為修心人吃緊處。自然無微不照。爾須切實行去，將有大成。即賜爾一號曰『載厚』。切記之，敦行之。」柏福堂一刻字工人耳。其姓柏，物之永壽者莫如柏。其命名曰福堂，亦修福田而到天堂之意也。今蒙呂祖師慈顧獨賞其真，復賜號曰載厚。其所持載者廣正，望其所修培者厚也。且常閱仙訓，豁眼洗慮。從此破妄尋真，不難預期大成。推而言之，既有倡之者，必有和之者，當時效其行而不失忠厚。後世慕其行而胥歸忠厚，不惟慰我。呂祖師責望柏福堂之婆心，並可帖我呂祖師期望億萬世之苦心矣。

柏福堂叩頭謝恩。

乩雲：「無庸謝，謝則虛矣。諸生不必多疑，即將前訓一一分明。道人將拭目以待。遐想雲停。垂慈目而下顧殷殷切望者為何？噫！吾知之矣，蓋垂訓警世，補偏救失。奉天心以費苦心，挽人心以回天心。意者化惡為善，在此一候。崇正辟邪，亦在此一候。慧眼遙觀，正值其時乎。請請請。」

寫至此，乩遂止。眾人叩送撤壇。柏福堂將乩語細察一遍，又求申孝思講了一遍。

這時已五鼓矣。忽聽野寺鳴鐘聲何來，閱者細心。眾人尚未留神，那柏福常早已入耳，只覺得聞鐘之下心神豁然，雜念一清。自己默默不語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少定片時，忽然心神昏昧。似入禪定象。因自思道：「這鍾叫不醒我麼？」打破無我相，靜者自清醒。又轉念道：「我到底是誰？總要問他個明白。」凡人有不明白，皆當捫心自問。因自己問了幾遍。總是無人應聲。愈追愈疑。遂又轉念道：「上真命我找真，莫非真就是我麼？真若是我，我即是心。咳，錯了錯了！自疑自解。我到底是那個心呢？找不著他，誓不干休；找著他，方可修他。已入克己景象，須認真了。然亦不過存此志向，待找著時，我必修之不息。」

眾人見他迷迷瞪瞪，坐在那裡，遂叫他少睡一時。柏福堂豈真入睡鄉耶，得訓聞鍾，大有參悟，恍惚渺冥，尋真不得。不知者以少睡喚之則非矣。

他聽說叫他少睡，方驚醒起來，見時已不早，遂告辭而歸。

眾人見柏福堂得訓不凡，皆不敢薄待於他，為仙心賞使人起敬。將他送至大門以外，拱手而別。

眾人回至衍慶堂，煮了點茶。大家飲畢，遂各自安神。

不多一時，從外來了一人，身著凶服。乃是申孝思之族姪，名應鑄，號再可。他聞知孝思回家，故來拜見。及至叔姪相見，應鑄與申孝思請過了安，與眾人問訊一番。

申孝思忙問道：「你母親幾時歸西？」答道：「去年十月朔日。」孝思道：「早已殯葬了，只好到墳上拜一拜罷。」言畢，不覺淚下。視同族為一家，觸孝思而傷心。應鑄道：「還未殯葬。」孝思聽此面帶怒色。大違孝思本懷故相隨心變。道：「你既然讀書，豈不知禮？父母亡故，烏得久停在家？多不過三，少不過五七，況且家存靈柩，久則犯律。你這是何意見呢？」痛責應鑄，停柩不葬。違禮獲罪，其心何居。應鑄見孝思不悅，遂慌忙站起道：「你你你你你老人家，沒沒沒沒沒要著急。極寫其戰慄惶愧情狀，申孝思家規素嚴，已可概見。只緣阿爹不幸去世時候，家運甚窘，棺木不強，又兼無有地土，在祖塋以旁草草安葬。如今姪家少覺豐足，置了幾十畝山田水地，既富矣，祖塋非不吉也，無庸議改。昨已請了個堪輿先生擇了一塊新地，可以安葬。噫！地理之不明也久矣。何以見得新地吉而舊地果凶乎？此中存亡安危關係非輕，苟無亮眼通幽，誤人取罪，莫此為甚。況申應鑄已置田發富，皆從祖塋一脈得來，何不察明其來龍，竟使之別有新圖乎？倘從而改遷，使其先靈不安，而陷於不孝，是誰之罪與？凡為風鑿者須鄭重詳察。當先明天理，次看地脈，庶免招罪而陷入罪，豈不人我兩全也哉？姪想既然遷墳，就得另備棺木。尚在躊躇，所以纏綿至今。」申孝思道：「不知禮得不能過於你了，況且開墳遷葬，暴露屍骸，上污天地之靈，下輕先人之體。少有人心，必不如此。再者為的是甚麼？無非是求富貴而已。將先人之骨為求富求貴之具，不孝之罪，於此為極。既然不孝，那有富貴臨頭道理？你再思再想罷，莫發糊塗！」讀孔聖周公書，於葬之以禮外，未聞遷葬一說，何迷昧失察而不再思也。況一經遷改而先靈何托？固無論其地之吉凶，其於人子本心，先有不安者矣。況富貴在天，豈可強求。今既違天理，是與天心有不合，而人心尚不可問還望加諸富貴乎。吾恐遷葬之愈急，而貧窮之愈速。雖先人冥漠無言，而靈魂尚在，應亦大傷懷抱也。彌天造罪平地生波。慘忍至此，罪戾莫大。一經申孝思嚴訓之下，應鑄固無地自容。凡為人子者，又誰敢生遷葬之心，設富貴之想，有拂孝思哉。應鑄不敢強辯，直說「叔叔說的是！叔叔說的是！背理知非，唯唯聽命。姪回家去即選擇日期，發殯安葬，萬不敢遷葬了。」申孝思道：「這事在你，你各人的富貴要緊，休得輕忽。」非譏刺語，令人各發孝思自應愧愧。

應鑄那敢再言，遂欲告辭。申孝思道：「既未殯葬，吾隨你去罷。」言罷，遂向眾人道：「吾去去即來，眾位少坐。」

高化成向申應鑄道：「閣下菊花若何？」方正品遂接口道：「還極其盛茂，昨日弟在那裡見過了。」王培之道：「如此，大家同去罷。」慶六謙道：「申兄那裡議喪，不去的是。」王培之道：「議喪自管議喪，看花自管看花，有何防礙？列位不知王培之的主意，等看花之時自然言明。」當時王培之四人即同申孝思叔姪而去。

到了應鑄門首，彼此謙讓而進。來到客座院門，只見門上對聯，乃是聽烏說甚，問花笑誰。王培之早已看清。進了此院，兩廓菊花無數，並有各樣雀鳥，或籠或架，難以言明。申孝思不覺暗暗點頭。第八回傳中，申孝思見人打鳥，極力勸阻。今見其姪居喪，籠鳥許許。豈嚴責於人，而不嚴責於家乎。畢竟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嘗思混沌未辟之先。天地人渾而為一，自三才判而天地人始分而為三。地為天根，天為地氣，人為天地之命脈。故天地者，先天之人物，而人則後天之性天也。迨三才鍾為三教，而後儒釋道興焉，道明天道，釋明地道，儒明人道。明天道者，道通人地。明地道者，道濟天人。明人道者，道周地天。一而三，三而一者也。然天道不能有陽而無陰，故人類不能有正而無邪。三教峰立，異端並起，三教峙而正道著異端出而邪說生。正道昌明則邪說消阻，邪說煽惑，則正道閉塞。正道塞則學校廢，學校廢則人心離，人心離則風俗壞，風俗壞則世道不古。所以有願挽世者欲正人心以匡世道，不敢自謂有旋乾轉坤之能。萬不忍自挫其易風移俗之懷，願擔荷匪輕，而才力較絀。虛願無補，徒增浩歎。前因恒情厭故喜新，置先正嘉言懿訓於不顧著，啟蒙俚規整頓學校，教弟子實踐忠、孝、仁、讓之行，設壇邀請警世之新詞，以維持風化。有志未果乃文人猖獗，狎侮聖言。直捏周官統貨殖之全，大學居理財之半。嗚呼，曷其有極哉，茲者幸逢我呂祖師降乩衍慶堂中。偈三教異趣同揆之秘旨，申明孝弟辟萬世當遵共由之正途，參證釋儒其度世救世之婆心，雖於此略泄其概。亦可謂金鍾之一撞也，以故柏福堂不過裱畫匠一匹夫耳。而崇正辟邪，有心醒世與我呂祖師相符合即與三教相默契，拭目待其大成故示以巧拙之分。勸工之歌並示以真假之辨。克己之功，即以此為十六字心法之傳也可。蓋孔聖集群聖之大成，朱子集諸儒之大成，我呂祖師又統集三教之大成。寄托無人而獨望之載厚，噫！誰其載厚與，於此有人焉。探本窮源，提唱宗風，挽萬頃之狂瀾，斷千秋之疑案，諒柏福堂固不我遐棄。即呂祖師亦必樂得英才而教育焉，所慮見諸政事者為實錄。托諸空言者為虛車，不見而繪圖，恐景畫不來也，未面而寫像，恐真傳不出也。雖然，我不載之咎將誰歸哉，我欲載之。實將誰諉哉，載之而力堪勝任。吾固從容載之，而不敢避其謗。載之而力難勝任。吾亦勉強載之，而不敢憚其勞。且載之而有分任者，吾與人協力載之而不容已。載之而無分任者。吾一己獨力載之而愈不容已。孟子曰：「我亦欲正人心，以承三聖者，予不得已也。」餘亦三復斯言，以仰副我呂祖師責望之意而已。

理注：

言柏福堂名，最佳。上仙訓之，頗有誠心。柏福堂是心法心巧敏慧，心為一切罪福的種子。世上百行出意，皆從心生，巧者，若假則不成工，拙者若樸，則勝於巧，心若溫樸，不使尖巧，是真修福也。心外無法，萬法出於心矣，自心頓悟，載厚敦行於道相益。申應鍾、應鑄、王、高四人共六人，辟六識。杜鑿泉，辟七識。衍慶堂聚會為七大圓融。李金華，家是回龍間，自泥丸宮降下上丹田。又言申應鑄，外著凶服，內心花鳥，實非孝思之道。所以申孝思，直言一訓，方顯孝思之真矣。

偈雲：

飛鸞開化動人心，敦行孝悌正大倫。